

# 第三次集采开标 国产药企悄然上位

## 平均降价53%

从降幅97%的抗癌“神药”到一片几毛钱的常用药,集采药品降价已不是新鲜事。而第三次全国药品集采挤掉了多少“水分”?药价又降了多少呢?

据央视报道,本次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拟中标产品平均降价53%。

其中,高血压治疗药物卡托普利进入了以“分”计价的时代,3个拟中选品种均低于1毛钱,重庆科瑞的出价低至1.4分,而华中药业、上海旭东的卡托普利片价格均未超过2分钱。

卡托普利价格探底的背后,是本土药企竞争日渐激烈。国家药审中心数据显示,卡托普利片是目前通过一致性评价企业最多的药品之一,目前至少已有11家企业过评。也就意味着,仅国内就有11家药企有资格参与本次集采竞标。

11家药企的竞标足以将价格逼至1毛以下,那么逾20家药企竞标的一线降糖药二甲双胍可谓“死亡之组”了。国家药审中心数据显示,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过评企业多达46家,而此次拟中标的企业为15家,其单片最高中标价也仅为1毛2。

重庆科瑞更是给出了全场最低价:每片1.5分;“秒杀”众多企业。此外,参与报价的还包括华北制药、哈药集团制药六厂等知名药企。但实际上,该品种在地方集采时,已经形成较低的采购价。例如,在河北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统筹两病用药带量采购项目中,二甲双胍中选的价格仅为0.043元/片。

某药企人士表示:我们二甲双胍普通片半个月前才刚刚过评,过评费用1000多万元,有些药企不进集采,去走零售,我认为这种策略不会长久,有患者会因为用药习惯坚持用某种药,一旦这批患者不用这个药了,药品不进医院就基本没市场了。”

竞争对手众多往往意味着市场规模庞大。公开数据显示,二甲双胍在全国有着超过50亿元规模的大市场,是中国1亿多2型糖尿病患者常用的全程药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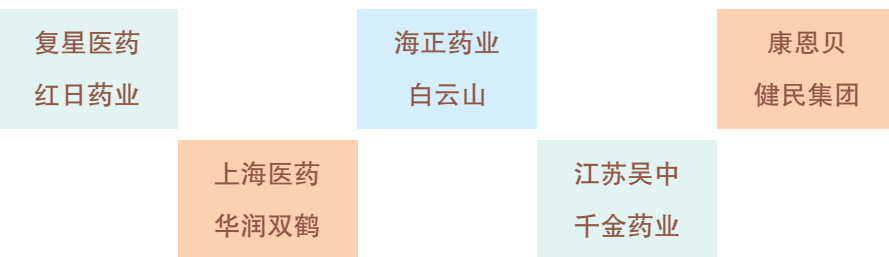
猛烈降价的背后,是药品集采规则的稳固与成熟:经历过前两次带量采购,有关规

8月20日晚10点半,第三批国家药品集采拟中标结果公布。55个品种,189家药企,440亿元的市场规模,伴随着集采一次次扩围,药企厮杀逐渐白热化。药价一降再降,外资药企逐渐退去,药品集采成为了国内龙头药企的角逐之地。从抗癌药到常用药,从外资药企到本土药企,全国药品集采已经成为国内医药行业的风向标。



- ◆本次采购共有**189家企业**参加
- ◆产生拟中选企业**125家**
- ◆拟中选产品**191个**
- ◆拟中选产品平均降价**53%**

## 部分拟中选企业



则、谈判手段等都已经相对成熟了,因此第三轮药品带量采购的降价力度超过了前两次。”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创始人史立臣指出。

实际上,本次集采的药品数量也是历年最大,接近前两次集采中选品种的总和。中康CMH数据显示,本次集采药品在2019年中国等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中合计销售额约440亿元。

但在疫情“黑天鹅”的冲击下,今年的医保控费势必更加严格。医学界智库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医保基金收入下降超过两位数,下降幅度达到10.42%,而支出同比则增长3.04%。在此背景之下,医保谈判的口子也只会越来越紧。

## 外资退潮

而此前一度被认为降价意愿较低的枸橼酸西地那非(伟哥)本次也大降价。公开资料显示,枸橼酸西地那非片约定采购量报量几乎全部集中在广东,在全国报量占比分别约为70%,业界普遍认为该药品销售基本集中在零售端。

此轮集采中,枸橼酸西地那非的竞标企业有辉瑞、广州白云山、齐鲁制药、亚邦爱普森4家企业,最终中标的齐鲁制药报出了每盒12片共计24.98元的价格,降幅高达92%。

实际上,齐鲁制药的西地那非于8月17日,也就是开标前3天才获批上市。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国内西地那非市场份额较高的

企业是白云山,占据48.1%,而原研药辉瑞只占据了46.9%。

“集采中最大的赢家,应该就是此前在药品市场份额较小的‘光脚’企业,比如诚意药业、华海药业、普利制药等。”信达医药首席分析师杨松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所谓“光脚”企业就是指此前市场份额较小,可以通过国家药品集采打开大范围的市场,业绩增幅明显的企业。

根据集采规则,如果一个品种只有一家企业中选,那么就可以获得全国采购量的50%,中标企业越多,采购比例就越多。如果一个品种中标企业有4家及以上,他们将拿下约定采购量的80%。如二甲双胍口服常释剂型,最多有8家企业中标,那么余下的21家只能在剩余20%的市场空间中展开竞争。

市场格局可能就此翻盘,根据公开数据,在2019年公立医院样本市场中,二甲双胍口服常释剂型的原研药企,百时美施贵宝BMS的原研药占据超85%的市场,但本次拟中标的15家企业中并未有BMS的身影,甚至没有一家外资药企。

曾经“称霸”国内医药市场的外资药企去哪儿了?实际上,此次集采涉及的原研厂家及品种并不少,默沙东、辉瑞均达5个品种或以上,但多数品种未入围资格。如阿斯利康涉及的3个药品阿那曲唑口服常释剂型、唑来膦酸口服常释剂型、替格瑞洛口服常释剂型无一准人。

“诺华、安斯泰来、优时比、卫材等都给出了相对低价,不过与国内仿制药企相比,部分产品进口药企的降幅可能还不够。”杨松表示。

同时,据媒体报道,在此轮集采中,还有很多外企的集采品种因为出价过高(高于限价)而提前出局。例如,来曲唑片2.5mg单片最高有效申报价9块多,原研企业报到了36块3;卡培他滨500mg单片最高有效申报价7块多,原研12片报298块。

外企退潮,本土药企正在悄无声息地占领市场。公开数据显示,本轮集采中,除了50余个原研品种是由外资药企申报外,其余皆由国内本土药企申报,其中在2020年通过仿制药上市获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占到了将近50%。

## 规则之下

如果在前两次全国集采中还有企业迟

疑、观望甚至质疑,第三次招标意味着药品集采真正走向常态化,多位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企业已经坦然接受”。

根据《2019年中国医药工业经济运行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数据,预计首批集采31个品种,相关药品费用全国可减少支出约250亿元。

实际上,带量采购的规则也在逐渐完善。齐鲁制药集团副总裁鲍海忠8月20日表示:“带量采购的规模效应已经非常明显,我们在第二批药品集采中的一款产品,半年就已经完成一年约定的采购量。”

为了保证参与药品集采的企业遵守规则,国家医保局正在筹划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在8月19日发布了两份征求意见稿《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操作规范(征求意见稿)》及《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裁量基准征求意见稿》。

史立臣指出,随着带量采购次数的增加,通过一次性评价品种且符合条件的品种都将被逐渐纳入集采范围,集采产品中标的意义日趋重大,有战略性产品的原研药企业将更有竞争力;医药行业的两极分化会更加严重,无法控制成本的仿制药企业将会被加速淘汰”。

药品的“水分”在逐渐被挤掉。山东高通斯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学良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药品的生产成本仅仅是药价的一小部分,药企的利润虽然近几年有所下滑,但是作为毛利率非常高的行业,即使降价,药企的合理利润仍可以得到保障。

日前,一知名药企裁撤销售队伍的消息在业内流传。据悉,由于其拳头产品在4+7落标,受政策和市场双重影响。调整计划是医院裁员1/3,零售团队裁员1/5。

“中间商赚差价”的时代即将结束,但对于药企们来说,带量采购常态化之下,如何发展也是一项重要课题。今年上半年,GSK、默沙东和赛诺非3家跨国药企宣布了业务拆分计划,这也会带来一批医药代表的岗位变动:默沙东剥离女性健康产品、成熟产品和生物仿制药,成立新公司;赛诺非将欧洲的6个原料药生产基地合并在一起,创建一家独立的原料药公司。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常蕾

## X 西街观察 Xijie observation

# 民间借贷的“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

陶凤

一锤定音。

8月20日,最高法院正式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迎来大范围调整。以2020年7月20日发布的一年期LPR为3.85%计算,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15.4%,相比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大调,早就不是什么秘密。7月,最高法明确修改完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大幅度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坚决否定高利转贷行为、违法放贷行为的效力。

不少担忧的声音随之而来。上限大幅调低后,市场供给压缩,很多企业和个人将比从前更难借到钱。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还不能大幅度下沉的情况下,会不会让企业的融资变得更难,甚至更贵?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都在天使和魔鬼两副面孔下周旋。一方面,全社会信贷额度有限,银行的信贷资金会优先向央企和国企倾斜,民间借贷为银行浇灌不到的大量民营企业及个人解了资金的燃眉之急,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援兵。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存在缺位与滞后现象,民间借贷行业行走于灰色地带,影子银行、集资诈骗、暴力催收等问题如影随形,随时都能将金融风险无限扩大化。

因此,面对一个经济真正需要的行业,同样需要“两副面孔”,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既不能纵容其野蛮发展,更不能一棍子打死。最有

效的中间路径,只有持续不断的金融改革。

没有人不想要低成本贷款。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民间借贷的利率高低,不仅取决于法律的规定,还可能取决于供求关系、资金使用效用等因素。不管是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还是打击套路贷等非法金融活动,利率红线仍在解决问题之表,而唯有放宽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利率市场化改革才能治本。

随着市场经济繁荣,满足大量民营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微企业资金需求,需要融资供给的存量扩大和增量补给。让金融机构对小微服务充分、更全面,让普惠金融能够真正做到普惠。同时,通过放宽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从而打破垄断增加竞争,将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从大多数国家实践看,高利贷“不受待见”,多在道德层面,而非法律原则。相反,越是在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对高利贷也相对宽容、开放。

民间借贷盛行,其实是供需原因共同作用的。较低的存款利率,资金不愿流向银行体系,于是大量社会闲置资金,追逐高利润流向借贷市场。只有推进利率市场化,理顺价格关系,平抑官方利率与民间利率之间的巨大价差,才能最大限度压缩套利空间,“金融脱媒”问题才可以缓解。

调整民间借贷利率应成为改革先声。先戳破“魔鬼”的泡沫,让见不得光的暗影无处栖息,然后让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天使”找到光亮。

## 【市民对话一把手】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徐熙:

# 北京新增就业完成全年任务超六成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8月20日,由北京市政协提案委、北京市政务服务局联合主办的“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第四期与市民见面。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徐熙,对话北京市政协委员赵莉、北京市政协委员赵一凡,探讨“稳就业、保民生,精准帮扶中小微企业”相关话题。

据了解,上半年,市人社局相继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企业减负社保费用800多亿元,退还失业保险费26亿元,通过保企业保障了就业岗位。据了解,截至7月底,全市新增就业14.1万人,完成了全年任务的63%,登记失业率控制在1.5%以内,整体上就业局势保持稳定。

“实际上,今年初,政府工作就把就业放在了第一位,春节恰逢疫情暴发,将就业工作推向了风口浪尖。春节一过,我们就接到企业和市民的来信,询问疫情期间、隔离期间的工资政策,以及湖北滞留人员工资政策、劳动关系如何处理等问题。”徐熙说。

随后,北京市分三阶段按部就班解决稳岗稳业问题。第一阶段,针对市民关切,人社局制定政策并建立劳动集体合同。期间,部分员工代表与企业法人商谈工资社保等权益;同期,政府部门制定相应政策,例如,对隔离期及滞留湖北员工要照发工资等,进一步保障了市民在疫情期间的正常生活。

第二阶段则是在3月复工后,针对部分员工返岗复工困难,出台点对点的复工办法。例如,联系铁路部门,通过专列点对点接回滞留陕西的员工;对于河北等周边地区员工,则采用汽车等形式点对点护送返岗等。

“近期,我们迎来了第三个工作阶段,重点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徐熙表示。为纾困全市企业,人社局相继出台“减负缓”政策,在减免社保费的同时,出台补助措施,为职工提供技能培训等。

例如,在住宿及餐饮业方面,政府针对中小微企业,大约每年每人减免社保1.4万元,幅度相对较大;同时,稳岗培训也是针对餐饮住宿业中小微企业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生活补贴为1540元、培训补贴3000元,共计4540元。

疫情之下,面对不断多元化的就业及用工需求,全市衍生出更加多样的灵活用工形态。对此,赵一凡感触颇深:“有些企业想复工但苦于没有员工,有些企业尤其是餐饮业员工疫情期无岗可返,就出现员工出借的现象。”

面对“共享员工”带来的员工劳动行为的变更以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出现的冲突,徐熙表示,这一现象确实与以往劳动合同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端顺势而为,出台了保护职工权益和促进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促进员工共享网络的不断完善,促进政府帮助企业建立公开服务平台,企业需要时可以在平台上

借用员工。

今年7月,市人社局再发《全力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措施》,从9个方面再次对北京市稳就业保就业工作提出了全面要求,鼓励企业采取共享用工、非全日制等灵活便利的用工方式。

“鼓励灵活就业新形势下,对于部分从事非全职工作的劳动者而言,当与相关企业方签订劳动合同。”北京知诚社会组织众扶发展促进会会长任壮曾表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曾发文分析,与劳动合同不同,劳务合同属民事合同,劳务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对劳务报酬等各项条款均可自行协商,法律很少干预。劳务合同在履行中也很少有国家干预的情况。

“灵活就业是阶段性举措,也是大势所趋。关于灵活就业的体系机制和权益保障是极为迫切的课题。个人建议,在针对灵活就业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之前,在现有框架下,可参照劳动关系予以规范,以商业保险予以补充;也可以通过一定比例的劳务派遣予以兜底。”任壮表示。

除了用工形态,疫情期也倒逼了部分企业端业务转向新业态。徐熙举例表示,借网上培训机遇,企业培训规模已达到109万人次。这对于在线教育而言也是一次机遇。同期,也催生了云端签约、网上招聘、远程办公等新模式。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通过新业态、新模式,上半年北京全市新增税源户达到7万户。